

演戏，最起码是化妆。化妆的目的，是让人进入戏的角色和剧情。若不化妆，只有清唱，那只是即兴表演，再怎么拿腔作调，也是无法入戏的。

这里有两个缘故。一是戏里所扮所演，几乎都为已故之人、以往之事。明代朱权说，当时的勾栏，把化妆间与戏台相连的门与通道，称作“鬼门道”，艺人经此门道上戏下戏，俱已不是生人。化妆竟能变生死、换阴阳，可见重要，故而打底勾描、勒头束发，外加行头道具，一切都朝着不像本人去化。二是既为已故之人，年齿无增，面貌不改，好比相片把人形定了格。因此妆也固定，久而

## 勾红描黛娥眉秀

胡晓军

成为脸谱。脸谱胜于相片之处，不但能定形象，且能表脾性，更能示命运。在所有脸谱中，我最爱花旦，以浅深渐变的粉嫩色为底，一片朱红点唇，衬以绿鬓翠衫，好比映日荷塘；更有两弯娥眉黑亮，酷似夜空上、荷塘中的二轮新月，可谓是“勾红描黛娥眉秀”了。

演戏，最寻常是喻今。扮故人、演往事，必与今人现事，有相似或相通之处。相似者，人事相似；相通者，情理相通，于是可以知古鉴今、抚今追昔。演今人今事的新戏，往往敌不过演古人古

事的老戏，原因多半在此。原来观众看戏，主要不是看目下，而是看以往相似的人事、相通的情理，并与目下作个比较、作出判断，用来把握现在、把握自己，恰正是“喻今托古从来有”了。

演戏，最早先是高台。古时戏台，多为高筑，其格局大致是台内四边四柱、八面透风；台外上有楼廊，下为厅堂。清代包世臣说，当时戏园，多是居中建台，三面皆环以楼；观众一边看戏，一边喝茶，因而亦称茶园。茶园与校园的不同，便在此处；而相同处，戏有喻今托古之质，自生教化引导之功，助人伦、成教化、厚风俗，据说功同礼乐。所谓高台，就有了两重涵义，既是可见的建筑，又是无形的修习。记不得哪位说过，“高台教化”和“与民同乐”，始终是戏的两大传统。

演戏，最分明是行当。戏中一切，都由艺人以行当来演绎，行话称作“应工”。行当原本甚多，最终归并为“生旦净丑”四大类，不但可以演男女老少生相，更能装扮神仙鬼怪、草木禽兽。所有行当，都各有一套唱念做打的规矩，行话称作“程式”。这里有两个好处，一是让所有的观众一看就懂、一听便知；二是使师徒间的传艺变得相对容易。传播欣赏、习练延续，行当都功莫大焉，无

怪乎“高台谁个主春秋，无外旦生与净丑”了。

演戏，最悦人是歌舞。歌舞不但早于戏，而且育成了戏，将其基因注入了戏的血脉骨肉之中。清代纳兰性德说，戏是从梁朝的一场歌舞表演而来。故而一唱一念，都有歌咏之态；一做一打，都有舞蹈之姿。艺人唱演，必要一条好嗓子、一副好身段，边唱边做、载歌载舞。王国维说，戏曲便是“以歌舞演故事”，齐如山更说“有声必歌，无动不舞”。此话听上去绝对，想来有深意存焉，意为不仅表演，戏台上的一切，都应该有舞的节奏、诗的韵味。看来在戏台上，无论有还是无、动还是静，俱该是“妙舞长歌舒广袖”了。

演戏，最绝妙是虚拟。戏台空空如也，至多一桌二椅，可以是斗室，也可以是皇宫；可以是军帐，也可以是高山，一切只等艺人上台才有了意义，才有了时空和气氛。一条马鞭是一匹良驹，八个龙套是三千雄兵，几个圆场便是万里之行。还有上楼下楼、开门闭门，扶烛上台就是暗室，抬手遮头就是雪中。诸如此类，全依赖艺人的示意、观众的默契。这种示意和默契，早在戏未开演、人未进场时，就已在所有人的心中形成，因此演将起来，恰如神龙藏头缩尾，一切俱在不言中，真个是“似实却虚藏尾首”了。

演戏，最关键是情感。所谓“出于意料之外”，是戏所以吸引人处；至于“又在情理之中”，才是戏所以震撼人时。帝王将相贤忠奸、才子佳人悲欢离合，故事无不曲折，命运无不跌宕，令人忽为之喜，忽为之怒，忽为之悲。于是乎角色成了观众、观众成了角色，于是乎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清代李调元说，“戏也，非戏也；非戏也，戏也”。朱光潜说，世上人无非两种，一种是演戏的，一种是看戏的。演戏的总要把自己抬出来，令世界发生变化而实现自我；看戏的总爱把自己搁一边，看世界发生变化而实现自我。他还说，前者是儒家，重演戏却也能看



伏契克就义的地方是在德国柏林的勃洛茨斯监狱，1943年9月8日，他在一座监狱的一间屋子，被德国纳粹执行了绞刑。为纪念这位捷克反法西斯战士、作家、记者，所以，这一天后来成了“世界新闻记者日”。

九月的柏林已是深秋，落英缤纷，天高云淡。9月14日，我专程来到了勃洛茨斯纪念中心，来到了伏契克就义的地方。勃洛茨斯监狱位于柏林东北部郊区，1879年建成，至今还在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监狱中两间在1933年至1945年期间用来屠杀反法西斯志士和犹太人的行刑室，被辟为纪念中心。一步入纪念中心，我立刻被眼前一面巨大的纪念墙和一个石棺所震撼。纪念墙是1951年设计建造的，长20米，高6米，用火山凝灰岩砌成；墙边草坪上的钵体石棺是1956年置放的，里面装着来自不同纳粹集中营的泥土；一墙一棺以永远纪念死于希特勒法西斯政权的全世界的受难者。

两间行刑室是连在一起的，系砖房，木屋顶，每间约有五六十平方米，推开拱形木门，对面的墙上是两扇细长的拱形窗子，即使阳光透进来也是斑驳的，有着一股阴森的寒凉。木板墙顶上有许多露在外面的尖尖的钉子，最让人恐怖的则是那根横在两堵墙之间的黑色铁杆，上面各有五个已经生锈的铁勾环，这就是绞刑架了。据统计，从1933年至1945年，这里一共杀害了2883人，他们分属于21个国家，除了德国，被害人数最多的国家是捷克斯洛伐克，达到667人，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尤利乌斯·伏契克。

伏契克是在1942年4月24日晚上被捕的，当即被押往德国盖世太保驻布拉格司令部所在地佩切克宫，当时，伏契克蓄着大胡子，在严刑拷打的审讯中他拒绝说出自己的姓名，直到被叛徒指认。之后，他被关押在布拉格近郊的庞克拉茨监狱，正是在那里，他用铅笔头

在一张张碎纸片上写下了举世闻名的不朽著作《绞刑架下的报告》。1943年6月10日，伏契克被转押往德国，先是关押于德累斯顿的鲍岑监狱，而后在8月24日移送柏林受审，次日，被纳粹法庭判处死刑。在法庭上，伏契克痛斥德国法西斯的暴行，坚信自己的祖国最后必将获得解放，人民必将获得自由。宣判后，伏契克被押到勃洛茨斯监狱，并在9月8日清晨5点许被执行绞刑，年仅40岁。

就是在勃洛茨斯纪念中心的陈列室里，我看到了那张纸页发黄的由纳粹国立州法院院长史列曼和审判长弗雷施勒于1943年8月25日用墨水笔签名的“判决书”，面对这份沉重的黑暗历史的证明，我想起了伏契克在就义前夕写下的那些明亮而鼓舞人心的文字。8月31日，在勃洛茨斯监狱，伏契克给她的妹妹写了最后一封家书，他在这封绝笔信中写道：“相信我，发生的一切丝毫没有夺去我的欢乐，欢乐活在我的心底，欢乐天天以贝多芬的曲调表现出来。人并不会因为被砍掉头颅而变得渺小。我热烈地希望在一切结束之后，你们想起我的时候不是心怀悲哀，而是满心欢乐，就像我一直在欢乐地生活一样。”许多年来，我每每读这封信，总是被字里行间洋溢着的勇敢无畏、达观向上的生命和精神的力量所打动。

勃洛茨斯纪念中心是宁静的，但这份宁静中却也有着一些寂寞。整个纪念中心只有一位管理员，他五十开外，身材敦厚，理了一个光头，独自守候在一间小小的屋子里。他跟我说，现在很少有人来这里参观，所以他鲜少走出屋门。我从他那里买了一本英文版的纪念中心有关勃洛茨斯监狱实施大屠杀的永久展览目录，我翻到伏契克的那一页，问他知不知道他的故事，他说当然知道。我告诉他，伏契克在中国非常著名，他很高兴地说，来柏林的中国游客越来越多，那他们都会来这里看看他、纪念他了。我说，应该会的，我们都该记住英雄，记住历史。



## 音乐笔记

蔡西民

### 用音符写的经文 ——听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

“无伴奏大提琴组曲”是经。是经典的经，是巴赫用音符写的经文。

被时间目睹的一切，在大提琴的弓弦上缓缓流出。

过去的不用去想起，未来的无意去铭记。

从宠辱不惊的阿勒曼德舞曲到深沉感伤的萨拉班德舞曲，而令人恍惚的前奏曲让人不知今夕何年，往日在哪儿。

这一首首，一段段，有哪些不曾在岁月中见过？路过？想过？念过？

### 追逐与相遇 ——听帕克贝尔“D大调卡农”

卡农是一个声部对另一个声部的追逐，帕克贝尔的D大调卡农中有着幸福的相遇和深情的追逐。

在大地与天空之间，有无数的维度，

其中有很多无悔的随行和安静的追逐。

在天空与太阳之间，有无数的相聚，

其中有很多别后无恙，也有随爱而遇。



秋意

(中国画)

赵建平

十几年前还是单身小青年的我，觉得看话剧很时髦，第一场话剧演出是在马兰花剧场看的，剧目是《疯狂的赛车》，郑恺主演，彼时郑恺还没有凭借跑男大红大紫，一位体型胖胖的男演员跟他搭戏，情节令人捧腹。到后来在话剧艺术中心小剧场看了《我不是李白》，边笑边哭之中，发现自己真的喜欢上了话剧。因为工作关系，做了几年文艺条线记者，近水楼台也得以第一时间看了很多热剧、好剧，也慢慢从话剧看到了音乐剧、京剧、昆剧、越剧、沪剧等等。以前住在上海附近，经常在安福路看完演出后，和小伙伴相携漫步，边走边讨论剧情、感悟，看路灯的光透过梧桐叶洒到路面上，一

路走回家，觉得在上海做个文艺青年果真十分幸福。

如今在上海想看演出，可选择的剧目、场馆就更多了。以前看京剧都去天蟾逸夫舞台，现在徐汇区也有周信芳戏剧空间；美罗城里的上剧场也成了打卡胜地；还有市群艺馆的上海星舞台，好多群文活动都在那里举办；有时路过宛平南路、中山南二路路口，看着在建的宛平剧院，也十分期待；还有徐汇滨江的西岸艺术中心等等。黄浦区有环人民广场演艺活力区，其实徐家汇周边的文化场馆也不少，高质量的文艺演出也不再局限于几个知名剧场场馆，而是离市民的日常生活圈越来越近。

## 一街之隔看“热剧”

雨二木

油”。而街镇的文化活动也多在社会文化中心里举办，方便了一家老小。我工作在徐汇区，平时生活区域也是徐汇区居多，细数下来，徐汇区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已经有13家了，徐家汇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更是与我只有一街之隔。位于南丹东路上的徐家汇街道

不过近两年，我去得最多的反倒不是剧场，而变成了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每年一次，都会作为家长坐在五里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舞台上，看着自家小人在台上表演“打酱油”。而街镇的文化活动也多在社会文化中心里举办，方便了一家老小。我工作在徐汇区，平时生活区域也是徐汇区居多，细数下来，徐汇区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已经有13家了，徐家汇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更是与我只有一街之隔。位于南丹东路上的徐家汇街道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毗邻徐家汇商圈，却也闹中取静，建筑面积6786平方米，是一个拥有40个场馆的文化活动中心。这样的活动中心里，不仅有定期的文艺演出，更有诸多社团活动，丰富着周边居民的文化生活。今年暑假，我还特地送自家小人在徐家汇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参加了上海市越剧院为期五天的越剧夏令营。

在《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加快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中，提到了未来要继续推进新建街道、大居、基本管理单元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分中心）拾遗补缺建设，力争到2020年新建或改扩建社区文化活动中

心40个以上。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如今已成为市民文化活动的集合点，丰富了市民公共活动空间，也健全了上海的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网络。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家门口的文化活动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高，参与文化活动也越来越方便了。

最近看了第21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系列演出的节目一览，徐汇区的徐家汇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和田林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也有演出安排，准备早点预约购票，带着一家老小在家门口感受一下艺术节的魅力。

合唱的音符落地生花，如风送芳香沁润你每一寸心田。

## 十日谈

身边的艺术节

责编：杨晓晖